

热热闹闹看大戏

◎ 尚庆海

腊月里,村里都会唱几天大戏,很是热闹。戏台还没有搭好,台下已经摆满了长条凳、小板凳。大家奔走相告,家家户户通知亲戚朋友过来看大戏。

记得有一年村里唱大戏,母亲早早通知了所有的亲戚,大戏开演那天,七大姑八大姨从四面八方赶来,晚上就住在家里。家里住不下,我和哥哥姐姐就到小伙伴家蹭住。因为家里的板凳都在戏台下面占着位置,所以在家里吃饭时,只能端着碗,或蹲或站,聊着上一场戏里的演员,哪个小生唱腔好听,哪个花旦扮相俊美,说到兴致处,把饭碗往地上一放,有板有样地学着戏台上的演员唱念做打。

戏台上锣鼓家伙咚咚锵锵一

响,吵吵嚷嚷的戏台下马上就安静了下来,个个坐直身板,前倾着头,眼巴巴地看着戏台。小孩子看不懂戏,就喜欢那份热闹,在台下的人山人海中间窜来窜去。感觉没意思了,就跑到台后扒着戏台篷布的缝隙看,对花花绿绿的戏服、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道具充满了兴趣。一位唱花脸的演员坐在小镜子前面全神贯注地勾画着脸谱,偶一回头,看到扒着篷布偷看的小孩,瞪大眼睛,一咧嘴,大花脸上露出两排白花花牙齿,吓得小孩子撒腿就跑。

再次钻进人群,挤到戏台前面,看到台上两兵正在交战,戏台上几个人左冲右突,灰尘飞扬。转瞬,所有的演员都退了下来,这时,一个演小兵演员翻着跟头出场了,翻到戏台正中央,原地连翻十几个跟头,台下响起一片叫好声和鼓掌声。这个演员瞬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偶像,等几个穿着打扮一

模一样的小兵再次出场,绕着戏台转上几圈后,我们几个小孩开始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哪个是刚才翻跟头的演员。由于我们争吵的声音太大,站在戏台边的那个小兵对我们悄悄“嘘”一下。

我们村的大戏刚结束没几天,就有亲戚过来通知让去他们村看大戏,如果恰巧赶上星期天的话,我也跟着母亲去看一天,亲戚家好吃好喝招待,去了就不想回来。

大戏是乡村腊月里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。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冬闲之时能美美地看上一两场大戏,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。戏曲唱古化今,教人向善仁义,老少皆宜,其乐融融。受之熏陶,邻里、亲朋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融洽,人与人之间传递着亲善和友好,那种暖暖的感觉,滋养得每一张淳朴的面孔红润生动,让随之而来的年也充满了愉悦和欢乐。

腊月偶感

◎ 柳凤春

时光似箭如流水,灵兔笑意招手到。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上新换的台历,心头泛起对时光飞逝的留恋与无奈,感觉时间就像公孙大娘舞的剑,快得吓人。对于新年还是有些说不清、道不明难于言表的感受。

年过不惑,有了更多对时光的思索与感慨,这种感慨在年终岁首时更加浓烈。脸上辞旧迎新的欢欣似乎掩不住心底对岁月流逝的复杂心情。

容颜可能就是人的年轮,即使“刮腻子”般涂抹化妆品,也无法阻挡岁月如刻刀般在额头留下痕迹。手机上的小软件把闹钟和日历绑在一起,无论科技再进步,日

历照例延续。如水的日子注定会留下脚印,即使不刻意庆祝,也会在特定的氛围里芬芳四溢,荡漾着温馨的情愫。

其实逢年过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,不过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习俗罢了。人总是在忙碌中度过每一天,在盼望之中,忍受着失败痛苦,享受着成功的喜悦。时光是怎么流逝的,谁也说不清楚。其实大家都明白,时光从不停止前进的脚步,如果你没能成为理想中的你,那是自己在时光中虚度了,不仅没留下辉煌的足迹,甚至连个坎坷的脚印也没有留下。像用竹篮打水,无论在水中停留多久,提起来篮子总是空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,时间一秒秒走,我们一点点老去。人生的路,越走越顺,抬起脚,越走越稳。年复一年,为生计努力,日复一日,为生活打拼。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疑问,何不把年放在其他季节呢?转念心中已有了答案,如果把春节放在春暖花开的春天、枝繁叶茂的夏天、硕果累累的秋天,谁还能沉住气憋在家里过年加深友情、升华亲情、浓郁爱情呢?时光流逝,不会为谁停下脚步,而我们能做的,就是善待自己,忘却烦恼,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,用宽阔的心胸善待他人,在最美新时代里当好超越自己的追梦人。

雪,是昨晚睡前飘起的。

今早开门,厚厚的雪堵住了门口。纷纷扬扬的雪片,还在飘落。

天气预报里说,今天的大雪涵盖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,并将持续到傍晚。

生活在现代的确是好:看不到漫天大雪的边缘,但知道并非整个世界都在下雪。

你那里下雪了吗?

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大雪时的新鲜劲儿。你是海南人,没来北方之前,充其量只见过一落地便踪迹无觅的小雪,所以心里充满对大雪的期盼。

那天,洁白的雪地上,你一袭红装,与漫天的雪花共舞,陶醉在童话般美丽纯真的世界里。

现在,大的时代背景下,几乎没有谁的生活会局限在一个小点上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不同的路:或长或短,在世上曲曲折折的路。

我们是其中的两条,相交于一场大雪。

你,把一场大雪定格在我的生命里。

而今,两条路各自走远了。远得音信皆无。只留下一个交点:一场大雪,不变的白;你的一团红,不停地舞。

时间也是一场大雪,一场无始无终持续的雪。这雪用它的深,模糊了那个交点,模糊了一袭红衣,模糊了两条路,模糊了许许多多曾有的真切……

直到天地皆茫茫,只剩下漫天遍地的大雪。

雪,在下着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-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②

布衣诗人谢榛

◎ 武俊岭

不一日,船至安阳。谢榛的大儿子在卫河边上营生,父子两个先相见了。元灿看到父亲,差一点流出泪来。元灿请了半天假,背起父亲的行李,父子二人一前一后,说着话,时间不长便到家中。

打开大门,谢榛看到久别的妻子。妻子的白发增多了,皱纹也多了,但气色还好。妻子看见他,立即笑了,但有儿子在,她只能说,快进屋,我去给你沏茶。

谢榛坐在椅子上,伸伸懒腰,长出一口气。此时,元灿媳妇、元辉媳妇、元炜媳妇,孙子谢堪,来到他的身边问好。谢榛摸着孙子的脑袋,喝着妻子沏好的茶水,感觉在家的滋味真好。

侯爷寄来的一百两银子,早收到了?谢榛问妻子。

收到了。多亏了侯爷的一百两银子,不然家里就没有一点钱了。一家子那么多人,有个病有个灾的,都花钱。难啊!

你不用犯愁!我们谢家总会有好人帮助。谢榛嘴上说是谢家,其实心里肯定的是他自己。

说话间,元炳、元烛回家了。元烛年龄最小,最得谢榛宠爱。看着元烛明亮清澈的眼睛,谢榛深感欣慰,自己右眼瞎了,儿子们却都明眉大眼;尤其是元烛,眼睛清亮、有神。别管有没有功名了,只要儿子们身体健健康康的,一家人和睦和睦的,也就行了。

第二天,谢榛前往赵王府拜见赵王。十个月没见,赵王已是见老了。眉宇之间,好像有了倦怠,有了忧郁。这让谢榛隐隐不安。看到谢榛,赵王还是

很高兴,立即传令设宴,为谢榛接风洗尘。并且让人知会顾圣之、郑若庸二人,赶快前来聚谈。

谢榛与赵王寒暄之际,顾、郑二人来到。谢榛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北京一行的观感。顾、郑二人对谢榛能够广交朋友,表示羡慕。大家又说了一些闲话。

宴会开始。大家几杯酒下肚之后,轻松、欢喜起来。趁郑若庸敬赵王酒的时候,谢榛悄悄地问顾圣之,我刚见到赵王时,怎么看着他有点忧郁呢?顾圣之小声地说,他也有烦心事,府里那么多人……说到这里,停下不说了,但眼睛里似乎还有话要说。谢榛便没有往深处问。他想每个人都有他不容易的一面,赵王再洒脱,也难免有郁闷的时候。

想到这里,谢榛想逗赵王开心,便说,殿下,我们两个联句两首诗,好吗?噢,怎么联句呢?赵王很感兴趣。其实很简单,就是你吟上两句,我吟下两句,凑成一首诗。

那好。

赵王沉吟一会,说出两句:吾家亭子百花围,帘卷东风蝴蝶飞。

谢榛沉吟一会,吟出两句:斗酒十千须尽兴,满园春色照人衣。

迟日微风作好春,漫将诗句报花神。赵王兴致很高地吟出。

谢榛接续,说,樽前特上河间颂,松柏千年伴主人。

顾圣之、郑若庸听了,鼓掌叫好。

赵王、谢榛自然高兴起来。于是,四人一同举杯,开怀畅饮。谢榛心里踏实了一些。赵王对自己那样恩德,让他开心,算是一种报答吧。

回到安阳五天后,谢榛又复安静下来,没事便在书房里读书作诗。偶有赵王传唤,谢榛便全力趋奉。当地的一些士子前来讨教诗法,谢榛也虚心接待。崔铎提出的待人蔼然,谢榛时时记在心里作为警戒。

在家待了半年,快秋天的时候,他去了一趟沁阳。这次出行,独游无聊,也没有遇到什么友人。(未完待续)